

JIMOZHUANGZAJI



寄冥庄杂记

屈超耘



寄 冥 庄

杂 记

屈超耘

(陕)新登字 017 号

寄真庄杂记

屈超耘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3 插页 180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05-101-5/1·63

定价:7.90 元



作者近影

目 录

序	毛 钟
想起尉迟敬德和他的竹节鞭	(6)
用兔乎 用龟乎	(9)
中国应设伯乐大奖	(12)
“一刀切”漫话	(15)
“马耕田、牛拽车”之议	(18)
皮皮不是瓢瓢	(21)
“大锅饭”的迷人处	(24)
说“稳”	(27)
呼唤你,今朝的“吴下阿蒙”	(30)
从管仲相齐说起	(33)

释“政治上成熟”	(36)
就教于夏公	(39)
貌似内行的外行	(41)
门外戏谈二题	(44)
说“怪”	(49)
话 伞	(52)
且说发表欲	(54)
监狱的像与不像	(57)
“戏”饱才能“情”足	(60)
道是无情却有情	(64)
杂株拾穗	(66)
且说知足与不知足	(69)
为春天辩诬	(72)
文海悟论(一)	(75)
开头赋	(77)
请走出“套子”	(80)
倘若鲁迅还活着	(82)
哲味的小草	(85)
从盒式点心说到一种国民病	(87)
文海悟论(二)	(90)
文海悟论(三)	(92)
文海悟论(四)	(95)
文海悟论(五)	(98)
为“杂”抱屈说	(101)

文海悟论(六)·····	(104)
诬告信的自白·····	(107)
横竖说“比”·····	(110)
名胜古迹,焉能创新·····	(113)
杂文路子待拓宽·····	(115)
漫评“想当年”·····	(118)
南阳襄阳说·····	(121)
话说“暗示学”·····	(127)
猫被老鼠逮去了·····	(129)
我钟情于盆景·····	(132)
不薄“皮匠”厚“诸葛”·····	(134)
文海悟论(七)·····	(137)
论 竹·····	(140)
为“正名”一辩·····	(144)
文海悟论(八)·····	(147)
来一次《四郎探母》会演何如? ·····	(150)
道“狂”·····	(153)
菩萨是男人和黄帝是女人·····	(157)
祸由根出·····	(160)
文海悟论(九)·····	(162)
开会站岗析·····	(165)
尺子学问·····	(167)
从“橘”、“枳”的被混淆说起 ·····	(170)
杂文与用典·····	(173)

“杂种”语赞·····	(176)
挂 衔·····	(179)
景山幼槐记·····	(181)
“太阳”也须自重·····	(186)
论秦楚交界墙的倒塌·····	(189)
“犯罪”成语应平反·····	(192)
忌 口·····	(195)
“伸颈鸭”式的围观病·····	(198)
公贿成疫说·····	(201)
酒 说·····	(204)
“羊头”“狗肉”新说·····	(208)
脚 情·····	(210)
防庸说·····	(213)
论组织部长的脸·····	(216)
“爆竹声中”的教训·····	(219)
这并不是笑话·····	(222)
老年成才辩·····	(225)
“姜太公在此”云云·····	(228)
名片的妙用·····	(231)
论杂文的小家子气·····	(234)
打扫优于挂窗纱·····	(236)
追悼会的变味·····	(239)
王宝钏是假的和林黛玉是真的·····	(242)
华威先生又重来·····	(245)

东施不丑·····	(247)
所谓“编制已满”·····	(250)
抄袭者言·····	(253)
“男儿气”“女人味”断思·····	(256)
析新者言·····	(261)
论“对现实不满”·····	(264)
墙的怨语·····	(267)
“优质优价”及其他·····	(270)
论名人作序·····	(272)
杞人忧水·····	(276)
鲑的后代的悲哀·····	(279)
阔了脸不变·····	(282)
“陈世美现象”思考·····	(285)
“吃请”与夏总甲·····	(288)
金钱论·····	(291)
请做“读家”·····	(294)
赃官惯唱清官曲·····	(296)
好官的误释·····	(299)
青枣的相思·····	(302)
要知后事如何·····	(305)
杂感二则·····	(308)
“贪泉”岂奈廉士何·····	(309)
“出”的联想·····	(312)
观弈者说·····	(314)

说热道冷·····	(318)
论 星·····	(321)
论“一文钱”·····	(325)
假胜于真之谜·····	(327)
跋·我和我的“寄寓庄”·····	(330)

附录：

杂文作家屈超耘素描·····	方英文(337)
----------------	----------

序

毛 锜

五十年代中期，我在报社副刊部“为人作嫁”。一日忽见一篇署名清漪的《女中生日记》来稿，因未注明文体，便不知是小说，还是散文。不过文字尚还清新，也流露着某种校园生活情味，便径直编发了。当时从其笔墨纤细、文理委婉揣度，以为作者是一个锦心绣口、披露心曲的“女中学生”。谁知随后下放商洛，一见面才发现他是一“翩翩佳公子”也，不觉哑然失笑。只因同爱文学，在丹江畔上“修理地球”的那一段，曾屡有过从。后来分手，音信隔绝，一晃便是二十多年，当七十年代末，历尽奔波，于古城重聚之时，彼此却已都是“勉磨主角入中年”的人了。更使我意想不到的，多年不见，

他竟然笔锋一转而热衷于杂文的写作了。在我，不消说有“吾道不孤”之感，为之不胜欣喜。最近，他又将近几年所写的杂文、随笔结集，题名《寄寞庄杂记》呈上，嘱我“弁言其首”。尽管邀我写这样的序并非怎么太合适的人选，但对朋友的著作能先睹为快，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就这样顺手接下来了。

超松同志在我以往的印象中，是一个性格外向，善交往，喜谈笑的热闹人，却不知缘何对“寂寞”二字情有独钟，并给自己的书室命名“寄寞庄”，又叫这本集子为《寄寞庄杂记》。及至读了本集的《跋·〈我和我的“寄寞庄”〉》一文后，才为之释然。按他的说法，主要是受了一位哲学家有关寂寞的一句箴言的启示，从而若有所悟，茅塞顿开。不过据我分析，另一层怕也和他曾有一段时间栖身丹凤花庙，度过了一段近似“黄卷青灯”的寂寞生活有关。的确，世上有多种多样的寂寞：姜子牙垂钓磻溪边，严子陵泛舟富春江，诸葛亮躬耕南阳之野，邵康节卜居苏门山中，是一种不求闻达，淡泊恬静的寂寞；君平卖卜，达摩面壁，子晋品箫，惠能坐禅，是一种修道参禅，清静无为的寂寞；“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是一种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寂寞；而“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又是一种锥处囊中，怀才不遇的寂寞。寂寞是一种精神感受，不同的人其境界也就不尽相同。有人乐于寂寞，追求寂寞；也有人苦于寂寞，难耐寂寞；有人在寂寞中思想升华了；也有人在寂寞中精神沉沦了。窃

以为真正的寂寞，是属于一种内心深处的巨大的孤独。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叫我们至今读来，仍不免为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落寞扼腕叹惜。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即属此类。因为圣贤神游物外，所言玄妙，所见甚高，一举手，一投足，都不免超世拔俗。其内心的苦乐，怕一般人难以理解；自然能够与之相知相亲的人，怕也就微乎其微了。

超耘同志的寂寞，自然属于一般文人“诗穷而后工”的自抑。虽生性热闹，但在生活酸甜苦辣的磨炼中，他也似乎逐渐地醒悟到“文章原本寂寞事”的个中三昧，从而不断地告诫自己：要“甘于寂寞”，“耐得住寂寞”。一个人能主动的、理智的驾驭寂寞，而不是让寂寞来驾驭自己，这是有为与无为的分水岭。超耘同志是在忙里偷闲，闹中求静，力图让寂寞给自己创造一个精神上的空间，以便有较充裕的时间去烹文煮字。这无论如何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即或是带着某种主观意志力的强迫，也是好的，值得肯定的。也许正是由于他能在一定程度上“耐得住寂寞”，才玉成了他的杂文创作，要不然，热热闹闹，“永常于凡庸”，怕也不会有这本《寄寞庄杂记》来奉献给读者了。

写杂文，不起眼。也如同扬雄当年对词赋由热爱、擅长到最后逐渐厌倦、鄙薄时所说的那句话：“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不过客观地说，它也并不那么好写，也不是

任谁都能写得好。一般的诗文，单凭灵感和才气便大体可以应付，而杂文的要求则有所不同。它除了需要思想敏锐，见识独到，文字犀利以外，更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问来作根基。苟能如此，方可“凌云健笔意纵横”。而要打好这个根基，却没有任何速成法和终南捷径。只能耐得住寂寞，下十年或二十年窗下功夫。也就是说要广采博览，杂学旁收，尽量多读些书。除了正儿八经的经典名著以外，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杂书、闲书，乃至三教九流的书，都无妨多涉猎一些（自然，走万里路，读人生这部大书，亦属十分必要）。此话说来容易，此理众人皆晓，可真正实行起来，却未必人人都能做到。因为多读书，就得挤时间，就得静下心来，就得牺牲常人所拥有的许多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甚至要有一种“学诗如学禅”的四大皆空，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鲁迅一生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每每令我们惊叹莫置，然而他仍深感时间的不足和环境之嘈杂。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致郑振铎同志的一封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说：“无怪有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超耘同志人到中年，却放弃其他写作，而独对杂文走火入魔，这实在是放着轻松不轻松，偏要“自我苦吃”。难怪他要寄意寂寞之境了。在这里我作为同道，谨祝他坚韧不拔，继续坐得住“寄寞庄”里的冷板凳。

超耘同志的杂文多次在省内外获奖，他有些“望海楼随笔”也写得很有文采。近日我还看到他在一家刊物

上写“读通鉴新论”。莫非是又发大愿要步王人、褚人获的后尘了。此类读史随笔，若写得好，也是有读者的。关于这本《寄寓庄杂记》的优点，即它的内容厚实，文笔泼辣，言必有中，等等。读者自有慧眼，就毋容我再赘述了。我只想说本集中有些篇章的文字，在凝练和典雅方面，还略嫌不足；个别段落的用典和引文，也许是展纸落笔时仓促未及仔细查阅之故，似还不那么十分精确。瑕不掩瑜，就这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绝对无伤大雅。作为《寄寓庄杂记》的第一个读者，我就拉拉杂杂谈这点读后感。鄙人献芹，简直不成敬意，有胜于无，就权且作为序吧。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草于陕西作协后楼

想起尉迟敬德和他的竹节鞭

儿时，看牛皮灯影戏《尉迟鞭》，印象颇深。唐太宗御驾征东。先行官是张士贵。可是，这位姓张的将军，没有打仗的真本领。夺关斩将全靠手下的火头军薛仁贵（就是现在的炊事班长）。每仗打胜后，他都把功劳归于自己而上报。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尉迟敬德的月夜访白袍（薛仁贵的号），他的卑劣行为被揭穿了。黑脸老儿冲冲大怒，手执竹节钢鞭，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直打得皮开肉绽，连连求饶不绝。西洋镜被戳穿了，薛仁贵才有了出头露面之日。我是带着浓烈的兴味看这出戏的。当看到敬德一鞭一鞭地抽打张士贵时，和小伙伴们同时在台下喊起来：打得好！打得好！看你日后还混别人的功不？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这件事才逐渐地被忘却。

时隔十多年，到了公元一九五六年，女作家刘真在

《长江文艺》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谈鞭打》，又把尉迟敬德怒鞭张士贵的事端出来。刘文在简叙了事件的过程后，感叹地说，历史上的张士贵，利用职权贪人之功，挨了敬德的鞭，应该。但那是封建社会的事。时序到了社会主义，竟然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张士贵在压制人才，亟须要新的尉迟敬德去鞭打。记得，读刘文时，心情异常激动。因为她说了我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于是，脑际间又闪现出了儿时看《尉迟鞭》的情景。可惜，时隔不久，《谈鞭打》和它的作者遭到了鞭打，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说她的矛头指向共产党的干部，是反党，是为反动知识分子张目等。帽子大得吓人。据说，鞭打之后，作者的工作也被调动了。

又是二十多年过去，头上有了丝丝白发，儿时看《尉迟鞭》和青年时读《谈鞭打》，早都成了个人历史上的陈迹。然而，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怪事，不由得又使我想起尉迟敬德和他的竹节鞭来。请看：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写了篇科学论文，他的顶头上司在审阅上报时，公然把自己的大名署在前边。一位科技人员，长年在基层搞科学实验，几经努力实验成功，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的，却变成了他所在单位的顶头上司。上述诸事，报刊披露后，舆论大哗。人们指责这些顶头上司，比当年的张士贵还张士贵。当年的张士贵，只是偷偷摸摸地搞。一旦被揭发，乖乖认罪。今天的张士贵，所作所为是公然的，有恃无恐，甚至振振有词地说，没有他的领